



春 雷 田 洪 作



春 雷

田 洪 作

1939

現 代 出 版 社 印 行

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初版

1—2000

“春雷”

有著作權

實價大洋陸角

著者 田 洪

發行人 郭 萍

發行所 現代出版社  
上海福州路一六二號

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  
五洲書報社

經售處 各大書店

## 序

當本文脫稿的時候，便發生了一個『自覺慚愧』的心理變態；自己憤懣地想撕毀了所作的東西；可是印刷者告訴我，他已把牠印刷完成了。——那真是一件永遠不會消滅的苦痛事情啊。

自思已有足足二個年頭沒有握筆寫文了，二年里所磨感到的種種困難，苦痛，歡愉和悲壯的事實，很想把一點『世情』從思想的洗煉中洩漏一些兜出來，讓大家照照自己的影子；但是我却未敢動筆，反而弄出了這個偉大意識的時代，在一

個微小的圈兜里，尋覓『生之謎』。竟在十二天短短的時間里，我塗出了片片斷斷不連續的東西起來，經得友人們的勸誘，我是一面寫一面付印，那樣潦草無緒的東西，自己對牠唯有『掩面而啼』了。

但是我清楚有許許多多年輕人在着找尋生活的出處而在感着渺茫，他們雖然火熱地在追求安置心情的歸宿地，可是他們祇有想像，常常把自己寄在玄妙的希望里，在着苦悶地不滿意自己平淡的生活，而他們又是無力能把空洞的思想放在現實的『此刻』里實現。他們是不理解『人情世態』，不分曉所處的社會環境，因此雖然懷有富於創造革命的熱情，但在渾渾噩噩的過程中，脆弱地把『自己』頹然消滅了。好像是有一個命運在製造着他們悲慘的遭遇，至死也不理解究竟是『環境』在着作祟。他們是少着正確思惟的一個響雷，可把他們驚覺過來，而一變為個鬥士爬向『苦行中方得樂趣』的峯巒上去。似乎拿這點平凡的感覺，照照年青人的心向，也許還算不為『麻醉劑』

吧。

更是處在使人莫明南北的孤島上，有些人的生活糜爛已至不堪，但願有個『春雷』醒醒『夢迷』，我現在作如此想，也許人家也在那來想吧。

現在我將懺悔地着手發掘這一個時代，繼續想描一點血腥的風景出來，但願我的朋友們諒解我這一次的無賴，等待着稍過一天喘過一口氣，為苦難的人間煎出一些心胆的苦汁來。

『春雷，』我便如此厚顏地欲撕毀而不能的讓牠出版了。朋友們，請原宥我這一次的急忙吧。

田洪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

本書出版承環美兄幫忙甚多，本書封面承孫毓珍先生設計，均此誌謝。

## 春雷

—

『黛芝：

此刻我的心緒是太紊亂了，不知要如何地安慰你才好，這是您在一個星期之前已經知道了的，為着母親要為我解決××上的事，明天我將不得不離開這兒，要到遠在三百里外的杭州去了。

這兒雖然是一個荒漠無味的小小鎮口，可是我對牠的感覺的確太可愛了，我沒有一絲心情捨得離開這兒；因為離開這兒呀，便將要離開『我的黛芝』了啦！

黛芝，但是你呢，你却又是不幸地在病着；這是活潑的黛玲妹妹，她在五天前已經告訴了我；自從得了這一個消息，我的內心是異樣不安，好似火焚般在焦灼，我刻刻在想奔來看望你，但是我怎樣來呢？在這兒鄉間的風俗，一個年輕的男子如何能跨進一位『千金的閨房』呢？呵！天！即使可能，你的嚴父想來也決計不允許我踏進你的房門吧？三千年歷史所創造的封建堡壘——禮教，牠是依然權威地禁錮了二十世紀的我們；可是黛芝，但牠已不能禁錮着我們活躍的心了，因為我的心，牠已自然地飛到了你的身畔，飛到了你的心間；黛芝你也時時在體味着這些吧；我想這一種偉大心緒所發出的潛力，不久會將沈腐的禮教像一塊石子壓在雞蛋上一般地把它粉碎了的。

所以關於你的父親反對着我和你××，我却一點也不畏懼，真的這是反而使我倍加興奮了，因為祇要我們是真情地相愛，我們便可變為一對可愛的青鳥，比翼地向着自由的太空里飛翔去，



黛芝，你記得吧，在西溝那叢青翠的竹林裏，你也曾用着纖長的手指，指着在太空里飛着的一隻自由的小鳥，你美麗的臉際泛着紅麗的彩色，愛嬌地向着天說『我們也要像這個·……』

黛芝，我寫到這裡，自覺是太興奮了，我但願你珍重自己，心靈要為了我而安靜着癢癢。你要知道呀，祇是一個月，我便會帶着最好的消息到這兒來了；那時正是鮮花處處開的五月天，你可以穿起那件最美麗的淡青色的長旗袍，紫紅色的那件絨線外衣，你可以讓清快的風飄動着你絲絲娟麗的像仙女般墮在肩上的長頭髮，我們帶着人間最愉快的兩顆心同往美麗的春間去漫遊；你可以活潑地搖動着你修長健麗的身腰在村道上奔跑，要是你倦乏了，你可以倒身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休息，用着你長睫毛的像盈有兩顆黑寶石似的大眼睛注視着我，於是我會愉快地告訴你，關於我母親闖懷我們的故事……而你呢，你會孩子氣的羞澀地笑了。……黛芝，現在呢，你祇有珍重你自己呀。你得記住實足一個月後我會回到此

間來的。

今天我是穿上了你給我的那件溫暖美麗的絨線衣——便是你上星期請黛玲妹送來的那一件，我心裏是說不出歡喜，黛芝可是……」

梅緯琪在臥室裡正伏案寫到這裡的時候，門上砰砰地有人在急燥地敲着。他便放了筆懶懶地詢問：

『誰呀？』

『是我呀！』

是一位小姑娘的聲音。

『嗶！黛玲妹！』

他立起來伸了一伸腰，黑倉色的臉際浮現歡愉的神色跑到門邊拔去了門柵。

『孩子你來得……』

他還沒說完這句話，一個十三歲模樣，拖着兩株美麗短髮辮的小姑娘，直撲上了他，抱住了他，號淘地哭了。

『誰欺侮了你呀？你告訴我，莫要哭呀！』

他摩撫着她的頭髮安慰着她。

『不，姊姊……』

『喔！姊姊欺侮了你嗎？哈哈！』

他摩挲着她，在椅子上坐下，讓她伏在他的雙膝上，自己却在悅意地笑。

『不！』小姑娘摸起了一條手帕掩住了他的雙目『是姊姊……她……死……了！』

『什麼？』

他從椅子裡直立起來，臉色即刻轉變為了鐵青。

『姊姊在二……小時前去世了！』

他聽了這句話，鐵青色的臉又轉變了血紅似的彩色，他面目猶擲地用雙手憤懣地擾亂了他長長的頭髮：

『是實在的事情嗎？』

他目前似乎覺得一黑，他便失神地倒在寫字桌的信紙上；着魔似的暈眩過去了。

四月天溫暖的太陽光從窗格裏靜穆地直射進來，映成了圖案地影子躺在寫字桌上，那一間精緻的小小的臥室裏是充溢了春天的意味，在梅瑛

琪好像是已失去了這一個生動的世界，已陷落在一個瘋狂可怖的世界裏，他的心緒突然騷亂地起了一陣隱痛，他忽然間痛聲地哭了起來。

『世間有這樣一件的事情嗎？』

他突然咬緊了牙關立了起來；黛玲呢，他祇是立在一旁拭着眼淚在哀泣着；他又失神地拿了桌上一封未寫完的信悵悵地望着窗外清朗的天空，他瘋狂地笑了，他握起了筆，坐下來飛疾地繼續着寫下去。

『……黛芝可是……你永遠不願見着我穿你那件親手織成的絨線衣了嗎？你便無聲息地永遠離開了我到另外一個空間去了嗎？你知道我是不能沒有你的，沒有了你啊，我將到何處去呢？我的靈魂到何處去宿歸呢？我要到杭州去，我是為着你；我創造我的學業，事業，我是為了你；我所以要活着，也是為了你，但是你却為無聲息地離開了我去了！呵！天！但是我什麼可以沒有你呢？』

『我是不能信任世間會有這樣一件殘酷的事』

，說你永遠離我而去，你忍心離開我獨自去了嗎？人類的生活是建立在和諧的愛護里，共創幸福的人生，可是你所給予我的，難道一變而為如是之殘忍，孤獨？這是與『生』共滅共存的心之哀傷，黛芝，你難道對我永遠表示默默了嗎？

黛芝，不，在我的想像里……你總還在戀念着我吧？你不是曾對我說起：『你——莫憂慮支配着我們的環境，因『愛』是犧牲的，祇要『愛』真誠地存在於一刻，便可以犧牲『愛』以外的一切的，要是你認識了這些，雖死亡亦有什麼不安然了……』呵！黛芝，你現在要實踐你的話了嗎，你且慢一步向自由的太空里飛翔吧，我來了，我來了……！』

他寫到這里，眼簾前飛來了幾條金蛇一陣閃蕩，突然世界全變為了黑暗，當他自覺渾身一陣火熾地灼熱的時候，他健壯的身軀從椅子上，如一隻被宰的綿羊一般倒了下來；在靜靜的空間里，祇聽得黛玲恐怖地一聲驚吼！他像死一般地失了知覺的躺在照耀着溫暖陽光的地板上了。

## 二

是在一家醫院中，梅璋琪醒覺過來，已是翌日的晌午時候了。當他張起眼來，他有幾分驚訝，自己如何會異樣安閒地卧在這一間清潔恬靜的房間里的——似乎許多事實，都要他爬進另一個夢境里般變化了。

『梅先生，你醒了嗎？』

他心在懷疑的瞬間，一位穿着潔白診察衣的女子，溫雅地走近他的床鋪來。他於是清楚他是在病廬之中。

『小姐，我如何會安卧在此間？』

『先生，你是病了。』

『病了？』

那位看護小姐臉際浮現着悅人的笑容，她轉身過去把窗簾與窗戶都開啟了，讓四月裡溫馨的風，帶着雀子清脆的鼓噪聲吹進屋子裏來，陽光也有幾絲懶人地從窗口上爬了進來，緘默地躺在一隅。

梅璋琪的神情似乎帶些神經質地坐了起來，他把他的臉容默默地埋在雙手裏，感傷地輕輕的說：

『小姐，我有什麼病？』

『梅先生，你祇要修養一下，莫焦慮那些！』

『請你告訴我，但是昨夜我如何會那末安靜，那末好睡呢？』

『因為醫生給你吃了安神藥呢！』

『安神藥！』梅璋琪抬起臉來突然慘慘地一笑：『我正需要牠哩！……小姐，我想即刻要離開這兒！』

『不可能！』

『為什麼？』

『你的朋友朱華稼先生說定了的，他在十二時左右，他會來看望你。』那位小姐一面說話，一面關懷地過來把枕頭整理了一下：『而且朱先生囑咐，他未來此處之前，他不許我離開這兒呢！——離開你先生！』

在梅璋琪好像沒有注意那些話，他鬱鬱地披上了衣服下床來，顛磨地在這間小小的房間裏走來走去，他的臉色灰暗，眼睛呆滯，不時用手搔着他的頭髮，不時又反背了雙手；看護小姐的眼眸子是緊跟着他在動閃着，她的心靈也在會解他內心是蘊藏着無限深痛。

『梅先生！你要不要洗臉？』

可是他却在詢問：

『已是春天了吧？』

『正是呢，正是個可愛的春天！』

於是梅璋琪站到窗前，光耀的太陽溫暖地照着他灰色的顏面，他仰起了他的頭用失了光輝的



暗淡眼球，望望無涯的藍色的天際；望望點染滿了青色的村景，他又望望前面一座小小園庭裏的冬青樹叢邊畔的花花草草，那裏是有一羣跳躍飛舞的小雀子追逐鼓噪；眼前所有的似乎處處都在告訴他，春色正是湧溢在人間，何處不潛伏着生的濃郁意識呢。當他靜默了片刻以後，他忽然低低的輕吟着：

『花開遍野，  
春臨人間，  
少了你容顏，  
生亦何歡！  
……………』

他低吟了幾句，他忽感自己的心如裂開般地悲癱了起來，他頹然地伏在窗架上哀哀泣泣地哭了。

看護小姐瞧着他這種情緒異常的動變，憐憫之心油然而生，她有點不知所措的扶着他：

『梅先生！梅先生！』

他突然痙攣地張起了他三隻手臂，淒涼地吶